



中國文化的起原和發達

賈豐臻

說到文化問題，那個不知道世界各國中文文化的起原和發達，要算中國爲最早了；不過但知道牠的起原最早發達最早，而沒有人去繼續牠發展牠，那末不久就要消滅的。譬如一敗落戶，那不肖的子孫把老祖宗遺下的產業都弄得乾乾淨淨了。又但知道牠的起原最早發達最早，也沒有人去研究牠推闡牠，那末不久也就消滅的。譬如一舊家的子弟所學非所用，不知合變，徒讀父書，那還有什麼用處呢？孔子說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孟子說：「夫人幼而學之，壯而欲行之。」依我的見解，無論研究什麼學問，都應取這種態度才是。

109971

(一)就中國開化史上講，而可以知道中國文化的起原和發達。孔子刪書，斷自唐虞；太史公說得好：「學者多稱五帝尙矣，然尙書獨載堯以來。而百家言黃帝，其文不雅馴，薦紳先生難言之。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，姓儒者或不傳。」照這幾句話看來，那末堯舜以前的史事，大都是不可靠的；不過左傳載楚史倚相能讀三墳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，稱爲良史。相傳三墳就是三皇的書，就是伏羲、神農、黃帝的書。五典就是五帝

的書，就是金天氏、顓頊氏、帝嚳氏、陶唐氏、有虞氏的書。八索就是八卦書，就是夏的連山、商的歸藏、周的周易。九丘就是九州志，就是禹貢一類的地志。不過自從秦政焚書坑儒以後，除了尙書所載堯典、舜典、禹貢和周易等，真僞互見以外，其餘更無從探索；所以南宋時，陸象山和朱晦庵辯論，曾說道：「堯舜以前，所讀何書？」亦可以證明三代以前的書，早已無從查考了。據古史傳說：燧人、伏羲、神農、黃帝各有重要發明：燧人鑽木取火，教民熟食；伏羲作網罟爲佃漁之始；畫八卦爲書契之始；制嫁娶爲家族制度之始；神農作耜爲耕種之始；嘗百草爲醫藥之始；立市廛爲商業之始；黃帝創製衣服，建造宮室，鑄造貨幣，發明指南針；他的臣倉頡又造字；他的妃嫫祖又發明育蠶製絲；這種話說大都無從詳細查考；所以以證明的，只有易繫傳所載，尙靠得住：「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作結繩而爲網罟，以佃以漁，蓋取諸離。包犧氏沒，神農氏作，斲木爲耜，揉木爲耒，耨耨之利，以教天下，

109972

蓋取諸益。日中爲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貨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蓋取諸噬嗑。神農氏沒，黃帝堯舜氏作，通其變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易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，是以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蓋取諸乾坤。剡木爲舟，剡木爲楫，舟楫之利，以濟不通，致遠以利天下，蓋取諸渙。服牛乘馬，引重致遠，以利天下，蓋取諸隨。重門擊柝，以待暴客，蓋取諸豫。斷木爲杵，掘地爲臼，臼杵之利，萬民以濟，蓋取諸小過。弦木爲弧，剡木爲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蓋取諸睽。上古穴居而野處，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，上棟下宇，以待風雨，蓋取諸大壯。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不封不樹，喪期無數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，蓋取諸大過。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，蓋取諸夬。」這就是說伏羲時代爲文字漁獵畜牧的起原；神農時代爲農業商業的起原；黃帝以後爲衣服宮室喪葬政治軍備工業等的起原。不過據孔安國尙書序說：「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畫八卦，造書契，以代結繩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」而許慎說文序說：「古者包犧氏……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，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，庶業其緜，飾僞萌生，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，初造書契……倉頡之初作書，蓋依類象形，古謂之文；其後形聲相益，卽謂之字；文者物象之本，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。」照二說看來，文字究爲伏羲所造，抑爲黃帝所造，是無用懷疑了。又據尙書舜典說：「帝曰：「契，百姓不親，五品不遜，汝作

司徒，敬敷五教，在寬。」這就是中國平民教育的起原；也就是道德教育倫理教育的起原。舜典又說：「帝曰：「皋陶蠻夷猾夏，寇賊姦宄，汝作士，五刑有服，五服三就，五流有宅，五宅三居，惟明克允。」這就是中國法家者流起原。舜典又說：「帝曰：「夔，命汝典樂，教胥子，直而溫，寬而栗，剛而無虐，簡而無傲；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，八音克諧，無相奪倫，神人以和。」這就是中國音樂教育的起原；也就是貴冑教育的起原。所以要研究中國上古時代的文化，那末易、繫辭、傳和尙書，是千萬不可少的。

(二)就中國地理上講，也可以知道中國文化的起原和發達。觀中國的山脈，無論崑崙崑山系、天山山系、阿爾泰山系、喜馬拉雅山系，都是由西而東的；而中國的河流，以黃河、揚子江爲最長，亦是由西而東的；因這個關係，無論國勢、人情、政治、風俗、習慣、語言、交通等，都顯然劃分了南北兩大區域；所以講到文化一層，亦當然不能成爲例外。不比歐洲大西洋斜面的來因河、地中海及黑海斜面的多瑙河，都由北而南，貫串各國，歐洲文化的發達，受他的益不少。也不比美國的密西失必河，由北而南，流注墨西哥灣，使美國文化的發達，南北一致，毫無阻塞。

中國最顯著的學術文藝，俱可分爲南北兩派，在周春秋戰國時代，南北兩派尤見特色。北方派中，分鄒魯派、鄭衛派、燕齊派；鄒魯派以孔孟爲中心，而孔門諸弟子爲附。鄭衛派以申不害、公孫鞅、慎到、韓非等爲中心。燕齊派以鄒衍、淳于髡等爲中心。南方派中以老聃、莊周爲中心。而屈

原宋玉的詞章，許行的主張並耕說，亦堪獨樹一幟。大抵北方思潮的特徵，爲力學的，現實的，樂天的。南方思潮的特徵，爲理想的，無爲的，厭世的。但就表面上講，好像北方派的實力大於南方派，而實際上則不是這樣的；因爲近代有人說起，百家多出於老子，得道家玄虛一派的爲名家，爲陰陽家，和後世的清談家，神仙符錄家；得道家踐實一派的爲儒家；（史記載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。）得老子刻忍一派的爲法家；得老子陰謀一派的，爲兵家，爲縱橫家；得道家慈儉一派的爲墨家；得道家齊萬物平貴賤一派的爲農家；得道家寓言一派的爲小說家；得道家學而不純復雜以諸家學說的爲雜家；照這樣話看來，豈不是南方派的實力，更大於北方派麼？

還有一種可以證明的，卽如中國自東晉以後，至隋末統一以前，劃分南北朝，這兩朝的風尚和文藝亦各有不同；風尚方面，南朝重情感，所以重離別，務華飾，善言談，捨武事。北朝重禮節，所以輕離別，貴秩序，拙詞令，重武藝。文藝方面，南朝思想多解放，且慣於娛樂，所以多兒女纏綿的文字。北朝不脫豪武習慣，所以多英雄慷慨的作品。

因南北文化方面種種不同，以至雙方意見亦各有不同，孟子說：「吾聞用夏變夷者，未聞變於夷者也；陳良楚產也，悅周公仲尼之道，北學於中國，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，彼所謂豪傑之士也……」又宋邵雍在天津橋上散步，聞杜鵑聲，歎道：「不二年南人入而爲相，天下多事矣。」人問其故，他說道：「天下治時，地氣由北而南，亂時由南而北，洛

陽舊無杜鵑，今始至此，南方之地氣至也；禽鳥飛類，得氣之先者也。」及王安石入爲相，他的話果驗。照這種話看來，南方向被北方所輕視，亦可見一斑了。

又中國南北文化各有不同，亦可就佛教禪宗而知其一；二；教有頓漸二說，禪亦有頓漸二門，後世相傳爲南頓北漸；因禪宗五代祖師弘忍門下有神秀和慧能，五祖曾命門人各依所解造偈，以覘造詣，神秀造偈道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衆多歎服，剛巧慧能從碓房出，聞神秀偈，就改易道：「菩提本非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他的見性，較神秀高超，五祖遂傳法於慧能，就稱六祖。禪宗因而分南北兩派，神秀一派漸次修行，行於北方爲北漸；慧能一派全在頓悟，行於南方爲南頓。六祖下有荷澤當唐天寶年間赴洛陽，著顯宗記，大爲南頓吐氣播於北方的南禪就從荷澤開始。照這種話看來，也可以知道中國南北文化的不同。

又中國從前清同光以來，南方因水陸交通便利的關係，各國學術儘量輸入，所以人民智識程度較北方容易增進，無論家庭社會學校都不相同。而北方軍閥的失敗，南方革命的成功，亦與這種情形，或有多少關係。

（三）就中國歷史上講，也可以知道中國文化的起原和發達。孟子說得好：「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亂。」又說道：「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……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……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

109974

歲……」照孟子的話，好像一個國家的盛衰治亂興亡，是固定的，是循環的，因此而文化的樞紐，亦遵照此固定的方式，有時而盛，有時而衰。除了上古時代，燧人、伏羲、神農、黃帝各有重要發明外，其他大都隨時運爲轉移，與國家相終始。所以後稷教民稼穡，契教民人倫，皋陶掌五刑，垂治百工，夔典樂，四岳典禮，必須待大禹治洪水，伯益焚禽獸以後，周公制禮作樂，必須待誅紂伐奄兼夷狄驅猛獸以後，秦始皇廢先王之道，燔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；因此而漢高祖以太牢祀孔子，漢武帝聽董仲舒言表章六經，漢儒搜羅斷簡殘編從事訓詁爲最有價值。因此而西漢文章兩司馬，一則爲史學專家，一則爲詞章專家，當時推爲巨擘。還有蕭何的律令，叔孫通的禮儀，曹參的黃老，董錯的刑名，賈誼的論策，劉向揚雄的經學，爲後人所稱道。東漢以來，班氏兄妹的史學，馬融鄭玄的訓詁，張仲景的醫方，張平子的機巧，亦頗著名。是後經過魏、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諸朝，或則國運短促，或則偏居一隅，致文化日益退步。逮至李唐，歷貞觀開元的盛況，輔以房玄齡、杜如晦、魏徵、姚崇、宋璟、張九齡諸名相，因此文化大進；最爲人所稱揚的，如魏徵、陸贄的奏疏，顏師古、孔穎達的訓詁，韓愈、柳宗元的文，李白、杜甫、王維、杜牧的詩，褚遂良、歐陽詢、顏真卿、柳公權的字，吳道子、王摩詰的畫，陳玄奘的譯經，李淳風的天算。中間最著名的莫如韓愈、蘇東坡說得好：「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濟天下之溺。」可算推重達於極點了。有唐滅亡，五代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相繼，不七十年同歸於盡。趙宋立國，理學勃興，濂、洛、關、閩諸儒，集理學的大成，爲歷朝所罕見，而周敦頤、邵雍、張載、

程顥、程頤、朱熹、陸九淵等，一變漢唐以來先注疏而後義理的弊病，實爲學界的反動力。而文學中傑出的，如歐陽修、王安石、曾鞏、眉山蘇氏父子兄弟，和唐代韓柳齊名，尤爲不可多得。而蘇東坡稱贊歐陽修說道：「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，論事似陸贄，記事似司馬遷，詩賦似李白，此非余言也，天下之言也。」亦可算推重達於極點了。由宋而元，西域諸國，文學工藝均能發達，然元主徒事遠略，好大喜功，致文化未能發達，而國祚日促。朱明崛起，成祖頒四書五經大全於各學校，盡廢注疏之學，而以守程、朱學說爲正宗。於是河東派姚江派應時而出；河東派以薛瑄爲祖，主躬行復性；姚江派以王守仁爲祖，主致良知。薛則揚朱抑陸，王則揚陸抑朱，適居相反地位。而文學中如宋濂、劉基、方孝孺、唐順之、歸有光等，亦足以亞於唐宋。滿清亦崇奉程朱的學說，揚朱抑陸，和明代無異，所以王陽明的學說，轉得盛行於日本，日本教育家曾說道：「日本近今學術思想的發達，皆崇拜陽明學的成功。」這豈不是楚才晉用，借才異地麼？其間理學以黃宗羲、顧炎武爲最，文學以桐城派陽湖派爲最。至中華民國以來，白話文的勃興，和新文化不無關係，且拭目以觀後效。孔子說：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，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。」文化的盛衰，與時偕行，亦何嘗不如此呢？

(四)就中國理學上講，也可以知道中國文化的起原和發達。中國的理學，以周、宋、明三朝爲最發達。揚雄說：「虞、夏之書，渾渾爾爾，商書灑灑爾爾，周書噩噩爾爾。」韓愈說：「上規姚、姒，渾渾無涯，周誥、殷盤，佶屈聱牙。」

可知上古的書，艱深難讀，降至東周，諸子百家相繼而起，漢書藝文志，別爲九流十家，即儒家者流，道家者流，陰陽家者流，法家者流，名家者流，墨家者流，縱橫家者流，雜家者流，農家者流，小說家者流。藝文志說：「儒家源出司徒之官，道家源出史官，陰陽家源出羲和之官，法家源出理官，墨家源出清廟之官，名家源出禮官，縱橫家源出行人之官，雜家源出議官，農家源出農稷之官，小說家源出稗官。」原原本本，確有見地。趙宋理學大昌，其原因：一、對於訓詁的反動；從前漢、唐的訓詁餘風，至宋尙存，在仁宗時，宋郊等上奏道：「先策論，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；問大義，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。」對於當時的弱點儘量指出，所以當時有學問的人物，不專心致志於魯魚亥豕間。二、由於佛學的流行，仁宗最好禪學，而歐陽修、司馬光、蘇氏父子、張商英等亦然，而周敦頤又爲窮禪之客。禪宗觀性，就是觀自己的精神和理學治心工夫無兩。三、學者有一種豪氣；如邵雍曾說道：「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，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，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舜，豈不不比孟子上贊仲尼乎？」蘇東坡贊六一居士道：「歐陽子今之韓愈也。」程伊川爲明道作行狀道：「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。」因此種種關係，而濂、洛、關、閩諸儒相繼而起，爲趙宋一代菁華。有明龔興，理學中自當以陽明爲最著名；陽明的心即理說，知行合一說，致良知說，尤爲當行出色；不過要知道他的心即理說是繼承象山的，他的良知說是繼承孟子的，他的性說是繼承子思的，他的格物致知說是繼承曾子的，他的仁說是繼承孔子的，只有知行合

一說是就伊川知行合一論和象山心即理而集成的，當時有人說他蔑視晦庵，接近禪學，確不盡然；因爲看了他的朱陸異同說，和關老佛說，就能知道。所最可惜的陽明的知行合一說，自清以來不能實行至今日，以致理學不能發達，國運亦因而日替。

我中國自古以來，雖有理學，但並無所謂哲學；周易頗像哲學，不過詳細研究，如首卦爲乾，乾爲天象，頗類哲學；但是文王作卦辭，「乾元亨利貞，」孔子作文言，「元者善之長也，亨者嘉之會也，利者義之和也，貞者事之幹也，」這明明是理學。孔子又作象辭，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，」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，」「雲雷屯君子以經綸，」「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，」……這又明明是理學。又宋楊慈湖作己易啓蔽說：「天地我之天地，變化我之變化，非他物也。」「天者吾性中之象，地者吾性中之形，故曰『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』皆我之所爲也。」清李二曲因心體論易說：「求易於易，不若求易於己，人當未與物接，一念不起，即此便是『無極而太極。』及事至念起，惺惺處即此便是『太極之動而陽。』一念知斂處，即此便是『太極之靜而陰。』無時無刻而不以去欲存理爲務，即此便是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』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，即此便是『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。』希顏之愚，效曾之魯，斂華就實，一味韜晦，即此便是歸藏於坤。親師取友，麗澤求益，見善則遷，如風之疾，有過則改，如雷之勇；時止則止，時行則行；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；動靜不失，繼明以照四方；則兌、巽、震、艮、坎、離一一在己而不在易矣。」這又明明是

109976 理學。又子思作中庸說：「天命之謂性，」誠者天之道也，「自誠明謂之性，」周濂溪作太極圖說：「太極生陽生陰生五行生萬物，惟人得其秀而最靈。」張橫渠作西銘說：「乾稱父，坤稱母，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，故天地之塞吾其體，天地之帥吾其性。」頗像哲學，但是中庸又說：

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，」誠之者人之道也，「自明誠謂之教，」太極圖說又說：「五性感動而善惡分，萬事出矣，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，立人極焉。」西銘又說：「尊高年所以長其長，慈孤弱所以幼其幼，……不愧屋漏爲無忝，存心養性爲匪懈。」這又明明是理學。說理學的方面多，說哲學的方面絕無而僅有，故論語載：「子貢曰：『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；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』」季路問事鬼神，子曰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」敢問死，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中庸載：「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，……禍福將至，善必先知之，不善必先知之，故至誠如神。」而又說：「誠者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。」說來說去，終覺得理學方面超過哲學方面，這是中國的特色。如以拿西洋哲學史來比較，什麼叫做宗教派，神祕學派，經驗派，形而上學派，觀念論派，實在論派，直覺論派，功利派，進化論派，無論怎樣說法，天道和人造終究說成兩概，不能合攏一起，怎能和中國相提並論呢？

又我中國自古以來，雖有理學，但並無所謂科學。曾子作大學說「格物致知」，朱晦庵斷言其義已亡，并取程子意以補之：「所謂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卽物而窮其理也；蓋人心之靈，莫不有知，而

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，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也；是以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，以求至乎其極，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；此謂物格，此謂知之至也。」這一段說來說去，總是莫明其妙，因爲把物字作本義解的緣故。前清中學以上如博物物理化學各科，稱爲格致科，就是此意。不過王陽明以爲大學八條目是聯成一片的，曰「欲」曰「先」曰「在」曰「而後」，無論文理和語意，都是「一以貫之」的；如果把格物的物字作本義解，豈不是成爲兩概麼？所以陽明說：「格物致知，當求諸心不當求諸物，」若我所謂「致知格物」者，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，吾心之良知，卽所謂天理也，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，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；致吾心之良知者，致知也，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，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。」照這樣看來，陽明的解釋，比較的說得過去了。我還有一點意思，大學所說的「致知在格物」和上文的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」一樣解釋，還有上文的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」，就是知所先後的詳解，所以中間一段載「子曰：『聽訟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！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，大畏民志，此謂知本；」卽緊接下面「此謂知之至也」；這就是格物致知的正義，豈可武斷的說其義已亡。所以程子的解釋和晦庵的補亡，均屬多此一舉；陽明雖能把他融貫一片，但可惜脫去本題風光，容易授人以口實。

但是如此說法，只有理學，而科學越看越遠了。總而言之，中國人和西洋各國人不同，中國人看見鳥反哺，羊跪乳，而想到怎樣事父母？看見鴻雁行列，而想到怎樣敬兄長？看見鴛鴦交頸，而想到夫婦怎樣有愛情？看到迅雷烈風，而想到怎樣敬天之怒？看到地震山崩，而想到怎樣修省齋戒？他的格物致知是屬於理學的。西洋各國人不是這樣的，他們看見菓子從樹上落地，就發明地心引力；看見熱水壺蓋蒸而掀動，就發明蒸汽機關；看見摩擦生電，就發明電氣機關；又從槍砲戰爭而發明毒氣戰爭，光線戰爭；從海陸戰爭，而發明天空戰爭；他的「格物致知」是屬於科學的。雙方又怎能相提並論呢？

109977

(五)就中國文學上講，也可以知中國文化的起原和發達。文學由文字而來，伏羲畫八卦，就是簡單的象形文字；迨黃帝史官倉頡制六書而文字的作用始備；孔子刪書斷自唐虞，所以除了竹書紀年、山海經等偽書不可靠外，尚書的二典、三謨、禹貢等為記載文的起原。除了康衢、擊壤、卿雲、南風等歌不可靠外，明良喜起等歌，夏謠、商頌和周風、雅頌等詩均為韻文的起原。「天之歷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」為堯禪舜的命辭；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為舜禪禹的命辭。這就叫做心性學。伏羲畫八卦，重之為六十四卦，文王作卦辭，周公作爻辭，孔子作十翼，這就叫做易學。心性學和易學，均為論理文的起原。夏小正、商王制和周禮等，後人會疑為偽書，但是均為典制文的起原。至孔子作春秋，邱明作左傳，更為後世史家所效法，實記載文的大進步。此後諸子百家

相繼而興，儒家如曾子作大學，子思作中庸，子與作孟子，荀卿作荀子，儒家文多平實，獨孟子以時代潮流帶有縱橫氣。道家老子有道德經一書，學術思想，大異儒家，不過文辭頗像論語。至莊子的南華經，亦以時代潮流帶有縱橫氣，頗像孟子。此外墨家如墨子，法家如商君書、韓非子，雜家如呂覽等，亦均有名。當時於中國文學界另開一新紀元的，就是在六經諸子論理文以外，另有專門重辭的一種詞賦，魏始的為屈原，原作離騷，從古詩行出，忠君愛國的意義，美人香草的詞句，實為後世詞賦的鼻祖。他的弟子宋玉、景差、唐勒等，所作詞賦，亦頗有名。後詞賦大興，漢賈誼、董仲舒、鄒陽、枚乘、嚴忌、司馬相如、朱買臣、東方朔、枚皋、王褒、劉向、嚴助等，先後著名，而以司馬相如為最，如子虛賦、羽獵賦等，漢武帝亦甚欣賞。至論理文方面，那末不能不數到賈誼的治安策、過秦論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。史家紀傳體方面，那末不能不數到司馬遷的史記。五言詩和樂府方面，那末不能不數到古詩十九首，蘇武、李陵的河梁詠別，武帝建立的郊祀歌十九章。後揚雄作長楊賦，模倣相如而竟能匹敵。班固作兩都賦，亦模倣相如而微覺繁衍。張衡作兩京賦，模倣班固而更覺繁衍。班固作漢書，模倣司馬遷史記而斷代為史。馮敬通模倣王褒變論理文為排行格局，而開駢體先聲。三國初曹氏父子，建安七子皆能文，而以陳思王為最。詩賦均冠絕一時。晉初張華、束皙、嵇康、阮籍、陸機、陸雲、潘岳、左思等亦為特色。嗣後劉琨、郭璞一北一南發揚文學。東晉末陶淵明詩辭最佳。劉宋時謝靈運、顏延年、鮑明遠、謝惠連、謝莊等頗著名。齊、梁、陳三朝謝朓、任昉、

沈約、庾信、徐陵、江淹、劉峻等亦爲作手。歷隋及唐以詩爲最出名，唐詩分四個時期，初唐以沈佺期、宋之問爲代表，盛唐以李白、杜甫爲代表，中唐以白居易、元稹爲代表，晚唐以李商隱、溫庭筠爲代表，而李白才氣縱橫，杜甫格律細密，李以才勝，杜以工勝，均能獨步千古。唐文凡三變，起初沿江左餘風，以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爲首，玄宗時代，推張說、蘇頌爲燕許大手筆，憲宗時代，昌黎起八代之衰，而柳宗元才堪匹敵。詞與詩同流，不過造句較爲長短，非若詩有一定的五言七言，而以李白的菩薩蠻、憶秦娥爲詞的鼻祖。歷五代及趙宋，起初詩以梅堯臣、蘇舜欽爲最著，自後有歐陽修、蘇軾、黃庭堅等，最後有陸游、范成大等。文自歐陽修出一歸雅正，和蘇氏父子三人王安石、曾鞏等媲美韓柳，稱爲唐宋八大家。詞分南北兩派，南派宛轉纏綿，以姜白石、史梅溪爲代表，北派慷慨激昂，以蘇軾、辛棄疾爲代表。元則詩文詞均不發達，而專意於曲。明初詩以高啓爲首，天才特具，名冠一時；其後李夢陽、何景明、李攀龍、王世貞繼起，然不逮遠甚。文有劉基、宋濂、方孝孺，其後又有唐順之、歸有光，然亦不及唐宋八家。詞則格調日小，不足齒數。清詩以吳偉業、錢謙益、汪琬、朱彝尊等頗著名，而王士禛力主神韻，更出人頭地。此外尚有沈德潛、張問、陶、袁枚、趙翼、蔣士銓等，亦頗傳世。文以侯方域、魏禧、汪琬爲清初三大家，其後姚鼐、方苞皆桐城人，所爲文號桐城派。陽湖惲敬、武進張惠言，並從事古文，號陽湖派。陽湖派以才稱，桐城派以法稱，皆爲一代傑作。同光時代，歐風東漸，文學大爲變化，龔自珍以奇詭奔放稱，梁啟超以論時事學術稱，且以通俗

文演雜誌，實開白話文先聲；嚴復、林紓以古文筆法，翻譯西方文學小說等書，亦屬不易。現代漸趨平民化，所以胡適之等提倡白話文，主張不用典，不講對仗，不作無謂的呻吟，真不愧爲實用的。

(六)就中國教育上講，也可以知道中國文化的起原和發達。中國教育發起最早，伏羲畫八卦，就是文字的起原。神農藝五穀，嘗百草，日中爲市，就是農學醫學商學的起原。黃帝命大撓作甲子，容成定歷象，伶倫作樂律，倉頡制文字，就是各項文化的起原。唐虞時代，舜命契爲司徒，教以人倫，又命伯夷典禮，夔典樂，就是教育和禮樂設官敷教的起原。夏殷學制據孟子所載，已設校序和國學，皆以明人倫爲立學要旨。至教育文化的發達，當然要算到周、漢、唐、宋、明、清數朝，其餘因教育不振，國運亦隨之日促，文化的盛衰，關係於國家的隆替，可不害怕麼！至於列朝的教育情形，除宋代爲理學發達時期，已見前文，可不必多述外，特將周、漢、唐、清的記下，以備參考。

教育制度，周代最爲完備，國都有大學，共分五區，中央的叫辟雍，國家有大事，君主召集國老討議政事，這就是學校兼上議院，在東面的叫做東序，學干戈羽箭，在西面的叫做警宗，學禮；在南面的叫做成均，學樂；在北面的叫做上庠，學書。各地有小學，萬二千五百家叫做鄉，有庠；二千五百家叫做州，有序；五百家叫做黨，有庠；二十五家叫做閭，有塾。朱子大學章句序說得好：「人生八歲，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，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，禮樂射御書數之文，及其十有五年，

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，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，與凡民之俊秀，皆入大學，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。——當時諸侯各國亦設學校，泮水詩頌魯君能修泮宮；子衿詩刺鄭國廢棄學校；左傳又載「鄭人遊鄉校以論執政」；各國教育的發達，可想而知。教育情形，載記最詳，讀文王世子，能知貴冑教育興盛的情形；讀學記能知大學教育興盛及教學法詳細的情形；讀內則能知幼稚教育小學教育女子教育興盛的情形；此外見於他書的尚不少。周代學術大進，人才輩出，春秋戰國時，諸子百家思想言論自由，民智開放，曠古未有，而最有關係於教育的爲儒家，孔子刪詩書，定禮樂，贊周易，修春秋，弟子三千，通六藝的七十二，所教爲愚夫婦與知能行的常道；他的教學法善用因，因人因時因問因喻，弟子問孝問仁，所答各異；又說：「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」這和近世教育大家海爾巴爾脫派三段教學法相同，誠不可多得的。

漢代繼續秦焚書坑儒以後，向遺老訪殘經，從壁中搜斷簡；至文帝始置博士，惟黃老學說頗盛；武帝時始用董仲舒策，退百家，崇儒術，教育事業稍備；由西漢至東漢，其間學校制度，大略可考的，爲大學就是博士弟子授業的地方；辟雍就是光武養老大射和諸儒講論的地方；四姓小侯學就是明帝外戚樊氏、郭氏、馬氏、陰氏諸子所設；鴻都門學就是諸生能文賦尺牘及工鳥篆的所居；這四種學校都在京都。在京外的，郡國有學，邑侯國有校，鄉有庠，聚有序，各置經師一人。所可惜的，注重訓誥，不

倡一新學說。及漢末黨錮禍作，人才更形摧殘，致教育大退步。

唐代學制頗完備，京師有國子學爲三品以上子孫所學，定三百人；大學爲四品以上子孫所學，定五百人；四門學爲七八品及庶人俊秀所學，定千二百人；律學爲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中通律學的所學，定五十人；書算學資格同上，定三十人；皆屬國子監。又於門下省置弘文館，東宮置崇文館，皆爲宗室和功臣的子孫所學。各府州縣都置學校，學科分大經（左傳、禮記）、中經（詩經、周禮、儀禮）、小經（書經、易經、公羊傳、穀梁傳）；當時外國學生留學中國的，如高句麗、新羅、百濟、日本、吐蕃等，靡肩接踵，不可多得。

明代教育，學校爲科舉所掩，無善可述，不過王守仁的教育兒童要旨可以略記，他說道：「今教童子，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；其栽培涵養之方，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，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，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……大都童子之情，樂嬉遊而懼拘束；如草木之始萌，芽舒暢之則條達，摧撓之則衰痿；今教童子，必使其趨向鼓舞，中心喜悅，則其進自不能已……故凡誘之歌詩者，非但發其志意而已，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；導之習禮者，非但肅其威儀而已，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，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；諷之讀書者，非但開其知覺而已，亦所以沈潛反覆而存其心，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……若近世之訓蒙，穉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，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，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，鞭撻繩縛若待拘囚；彼視學舍

109980

如囹獄而不肯入，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，窺鄙掩覆以遂其嬉遊，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，偷薄庸劣，日趨下流，是蓋驅之於惡，而求其為善也，何可得乎？這說和近世西洋教育改良家有何分別？

清代同光以前，學校有名無實，科舉流弊，更甚於明，自海禁大開，歐風東漸，京師設同文館，京外設廣方言館，派學生出外留學，又經甲午戊戌庚子三大變，廢八股，罷科舉，設管學大臣，學部尙書，統轄全國學務。學堂分五級，初等小學，設在城鎮鄉，授國民教育，高等小學，設在廳州縣，中學設在府直隸廳州，授普通知識，高等學堂設在省會，為豫備入大學的，分科大學設在京師，授專門精深學問，優級師範初級師範，養成中小學堂教員的，此外有譯學館養成譯才的，仕學館養成吏才的，醫學館養成醫師的，各項實業學堂亦漸設立，當時官費私費留學歐美日本的不少。

德國軍事費的激增

德國自從希特勒上臺執政後，即積極擴充軍備，因之其軍事費亦逐年增加，茲錄可靠之統計如下（見日本國勢圖表三月號）：

年 度	陸 軍	海 軍	共 計
一九二七—二八	五〇〇·九 (百萬馬克)	二〇四·五 (百萬馬克)	七〇五·四 (百萬馬克)
一九二八—二九	五四五·九	二一一·六	七五七·五
一九二九—三〇	四九〇·八	一九二·一	六八二·九
一九三〇—三一	四九四·八	一八〇·九	六七五·一
一九三一—三二	四三六·三	一七七·一	六一三·四
一九三二—三三	四五六·四	一七三·一	六二九·五
一九三三—三四	四八四·七	一八六·二	六七〇·九
一九三四—三五	六五八·一	一三六·二	八九四·三

惟獎授實官，未免可笑。

此外和文化有關係的，如工藝美術等，如伏羲造網罟琴瑟杵臼等，神農製耒耜興陶冶等，黃帝作甲冑舟車權衡度量冠裳蠶絲等，姬周有指南車，炎漢有渾天儀，蒙恬造筆，蔡倫造紙，馮道發明印書術，兌之戈和之戈，垂之竹矢，俱見尙書。至於書家方面，以周史籀，秦李斯，漢程邈，蔡邕，魏鍾繇，晉王羲之，唐褚遂良，歐陽詢，顏真卿，柳公權，宋蘇軾，黃庭堅，米芾，元趙孟頫，明董其昌，清劉墉，翁方綱，鄧石如，包世臣為最著名。畫家方面，以漢劉褒，晉顧愷之，梁張僧繇，唐吳道子，王維，李思訓，徐熙，周昉，五代有荆浩，關仝，宋米芾，李公麟，元趙孟頫，倪瓚，明唐寅，文徵明，仇英，沈周，清八大山人，王翬，金農，惲格，華岳，改琦，蔣廷錫為最著名。